星期日



外公的饼干瓶

□刘晓红

从我记事起,就看到外公的桌上有个饼干瓶,老式的铁皮瓶,红白格子花纹相间,每天摆在桌子上,里面总能拿出好吃的食物,让我感到好奇又羡慕。

五岁时,外公送我上幼儿园,我心里不情愿却又感到无助,站在房门口揉着流泪的眼睛,用手拽住外公的上衣角,眼巴巴地望着他,希望他能说让我留在家里。

外公看到可怜的我,心疼地说:"我玩个游戏,从这个瓶子里变出好吃的,你就去上学好吗?"好吃的东西总是有诱惑力,我点头答应了。然后,外公每天早上从饼干瓶里拿出不同的零食:有面包、饼干、糖果等等,我吃完了,也就满足了,这才牵着外公的手去上学。

放暑假的时候不用上学, 外公带我去超市买各种吃的食物,有薯条、干果、方便面之类的小零食,回家后就放在饼干瓶里收着,外公却说必须由他发给我,因为只有那样,他才知道什么时候吃的东西少了可以添进去。

有一次,我数学竞赛得了班上第一名,外公递给我两颗爱吃的巧克力,可是等我拆开时却发现一颗是巧克力,而另一颗是用巧克力包装纸包着的一块钱,当我感到疑惑时,外公告诉我这是对我的奖励,一块钱归我支配,可以买吃的或者书,也可以攒起来。

随着年龄的长大、学习成绩的进步,外公对我的奖励由一块钱变成了五块钱,同样是用食品包装纸包着钱带给我惊喜!

渐渐地我长大上初中,外 公的饼干瓶装里变出更多的食 品。有雪饼、沙琪玛、香干



等,当时身体正是青春生长期,总觉得特别饿,于是饼干瓶从外公的桌子移到了我房间的桌子上。

上高中后我住校,学校放假才能回家,外公早就把饼干瓶里装满了各种吃的,放在我房间的桌子上,可是我情愿把饼干瓶再放回外公房间的桌子上,为的是能更多地往他房间跑,希望能像小时那样向外公撒娇。

后来我上大学了、工作了、再结婚生子,再回老家,外公仍然把饼干瓶里放了各种小食品。我妈说:"她自己挣钱,在大城市什么好吃的都有,你就是瞎操心。"

外公说:"不管她多大,都 是我的外孙女,她从小喜欢吃 什么,谁有我清楚?"

我心里明白,外公没有当 我是小孩子,他只是喜欢那种 儿孙绕膝的感觉,也是他对外 孙女发自内心的宠爱。

外公的饼干瓶伴着我成长,是我对童年的眷顾和温馨的念想,也是我长大参加工作后回老家的期盼。很多年过去了,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,但记忆中的那一抹温馨,仍然烙刻在时光中。

乡下母亲的心愿

□魏益君

不知道为什么,向来节俭的老母亲,近段时间突然变得大手大脚起来,俨然成了一个"购物狂"。

前几天从乡下打来电话,说让我买个笊篱送回去。 听那语气,好像生怕我不买似的,一个劲地说城里的东 西如何如何耐用,唠叨个没完。

自从当了点芝麻小官,工作应酬的事天天忙得团团转。接母亲电话时我正陪领导视察,赶紧撂下一句:"放心,我一定买一个送回去"。可为个笊篱跑一趟乡下,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。还好,有同乡回家,便让其捎回一个。

过了几天,母亲又来电话,让我再买个菜板。我仍然用托人捎回的法子办妥。没过几日,母亲还让我买东西,依然是些家用小物件。我有些烦了,再接到母亲这样的电话,就有些心不在焉。可想到年逾七旬的老母亲为了儿女操劳一生,为买个小物件伤了老人的心,不值得,便再次应承下来。

或许是听出了我的厌烦,后来母亲便极少让我买东西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趁周末空闲,带着儿子回乡下老家。因为事先通了电话,当我驱车驶近老家门口时,远远地看到母亲手扶门框翘首张望。看我们下车,母亲喜上眉梢,边埋怨我不该花钱买那么多东西,边拉着孙子喜滋滋地看了又看,还将不知珍藏了多长时间的好吃的零食,一股脑儿端上桌。

在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下,我和父亲喝着茶聊天,母亲就带着孙子满院子忙活着。

看母亲在厨屋忙着做饭,想着近段时间以来母亲频频让我买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,我就不无担心地问父亲:"母亲是不是还没过更年期或者有了老年痴呆症,近来为啥净让我买些不起眼的小东西?"

父亲听我这样说,有些愠怒,站起身带我来到堂屋,指着墙角的一个纸箱给我看。我一看,托人捎回的那些东西都崭新地放在那里。见我不解,父亲说:"我们年纪大了,越老越想你们,特别是你妈,见你几个月都不回来一趟,天天念叨,可又不能要求你怎样做,便想着让你买东西或许能回来一趟。"

父亲看我发呆,接着说:"俺们也知道你忙。可人老了就是控制不住想你们,就盼着你能十天半个月地回来一趟。我们不要你买什么东西,能经常见到你们就行!"

听着父亲的话,我无语了,心中突然无限愧疚。是啊,咫尺之遥,却几个月不能回来一趟。就因为在外工作,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,甚至找出种种安慰自己的借口,实在太不应当啊。

出了堂屋,来到院子里,望着母亲欢天喜地地忙在 厨房,我眼睛发涩,心里一酸,泪,悄悄流下来。

